禹贡

新刻許氏方輿考證百卷

三百八十餘萬言

五十册 出版廣告

價格毛邊紙五十元

自來講史學者以地理爲先，地理之書以後出爲貴。我國幅員廣大，載籍浩繁，方輿之書，偏重考古。唐元和郡縣志以後，至清一統志以前，求一博通簡要，足以考證歷史，經世致用，幾無一編。顧氏方輿紀要專注兵略，至於：經史之沿革，州郡之僑置，水道之變遷，道路之夷險，古跡之存亡，名稱之異同，大率略而不詳；況幅員界域，以明代爲範圍，按之清代，幾少五分之二，挾此致用，何異冥行。乾嘉間濟寧許鴻磐雲嶠氏專攻地學，通籍後爲牧令，幾三十年，歸田後又積十餘年，成方輿考證壹百卷，根據方志，表裏邊幅，參訂載記，脈絡分明。當時西域拓地二萬餘里，爲山經所不誌，方志所未及者，一一考證之，四百萬言，首尾一貫。自禹貢以還，班氏以後，未有本末賅備如此書之完整者。稿甫脫手，先生即歸道山。嘉慶季年，鄱陽胡果泉中丞克家審定發刊，武進李申耆大令兆洛并言，刻總部六卷，亦即中輟；原稿流出，輾轉爲先生同邑潘氏華鑑閣所得，又經膠西柯鳳孫先生審定補輯，惟全部幾四百萬言，付諸剞劂，中經世故，十餘年來始得告成。是海內人士所日夕想望而不可得者，一旦躍冶而出，豈非大快事哉？際此國難，地理之學，尤爲當務之急。愛國志士，舟車行篋，萬不可少。特先赶印二百部，每部裝五十巨册，發售特價，只收工料，不計版權，亦爲嘉惠士林，先覩爲快也。

北平脩綆堂書店

隆福寺東口內路南

電話東局二二〇五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分省圖

劉季辰 李慶長 編繪

一册 定價一元五角

本圖內載全國總圖一幅，各省分圖二十五幅。各圖均照多錐而投影法繪製，復參考實測原圖多種，以期準確。所有交通道路及村鎮地名，率以公路圖及郵政圖爲根據。山峯城市，皆注明拔海高度。末附四角號碼地名索引，檢查極便。書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繪輯，本館印行。

新製中國地圖

上海輿地學社 陳鐸 編

一册 定價二元二角

此圖：設計，取材，編製，附說，悉依中學新課程標準。內容首爲自然部分，次爲人文部分，後爲地方部分，與普通中學地理教科書之編法完全吻合。正圖四十幅，附圖一百四十餘幅。不僅備載縣名，即重要市鎮亦無不列入。圖背有附說，末附索引，極便查檢。

袖珍中國地圖 上海輿地學社 陳鐸編 一册定價一元

最新修訂 **中國形勢一覽圖** 附說 童世亨原著 陳鎬基修訂 一册定價一元八角

重編重繪 **世界形勢一覽圖** 附說 童世亨 陳鎬基 合編 一册定價一元八角

歷代疆域形勢一覽圖 童世亨著 一册定價一元五角

出版者：禹貢學會。
編輯者：顧頡剛，譚其驤。
出版日期：每月一日，十六日。
發行所：北平成府蔣家胡同三號禹貢學會。

禹貢
半月刊

價目：每期零售洋壹角。豫定半年十二期，洋壹圓；全年二十四期，洋貳圓。郵費加一成半。國外全年加郵費八角。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

A Semi-monthly Magazine

Vol. 2 No. 3 Total No. 15 October 1st 1934

Address: 3 Chiang-Chia Hutung, Cheng-Fu, Peiping, China

第二卷 第三期

（總數第十五期）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一日出版

論古水道與交通　蒙文通
四岳考　童書業
都爾鼻考　內藤虎次郎　周一良譯
漢書地理志水道與說文水部水道比較表　王振鐸
西域行程記　陳誠　李暹

代售處

北平北京大學史學系楊向奎先生
北平燕京大學哈佛燕京社
北平燕京大學史學系李子魁先生
北平輔仁大學史學系史念海先生
北平清華大學史學系吳春晗先生
北平師範大學國文系羅根澤先生
北平女子文理學院侯堮先生
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學院班書閣先生
濟南齊魯大學史學系張立志先生
上海暨南大學江應樑先生
杭州之江學院顧敦鍒先生
安慶安徽大學周予同先生
武昌武漢大學史學系吳其昌先生
成都四川大學文學院劉以璿先生
成都四川大學賀幼子先生
廈門廈門大學史學系鄭德坤先生
廣州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羅香林先生
廣州協和神學院李鏡池先生
北平北平圖書館王以中先生
杭州浙江圖書館夏廷棫先生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景山書社
北平景山大石作大學出版社
北平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營業部
北平和平門外大街文化學社
北平東安市場岐山書社
北平西單商場增華書社
北平琉璃廠東口寶德堂書鋪
北平琉璃廠來薰閣書鋪
北平隆福寺街修綆堂書鋪
北平隆福寺文奎堂書鋪
北平孝順胡同後溝三號曾紀琳先生
北平成府競進分社
天津法租界二十六號路佩文齋
天津大經路北方文化流通社
開封新書業街龍文書莊
濟南西門大街東方書社
南京中央大學門前鍾山書局
南京太平路中市羣衆圖書公司
上海五馬路亞東圖書館
上海九江路伊文思圖書公司周文欽先生
重慶天主堂街重慶書店
日本東京中華青年會魏建猷先生
日本京都中京區彙文堂書店
日本東京神田區神保町嚴松堂書店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叁肆陸壹號

論古水道與交通（續）

蒙文通

嚴安主父偃皆言秦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淮南人間訓云：「秦王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成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南康記，「秦略定揚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第一塞上嶺即大庾嶺是，第二騎田嶺今桂陽郡臘嶺是，第三都龐嶺今江華郡永明嶺是，第四甿渚嶺亦江華郡白芒嶺是，第五越城嶺零陵郡南臨嶺是。」）屠睢樓船之士至番禺，未審其從何道，而監祿鑿渠通糧，則非自海道也。於漢書南粵傳呂嘉建德等反，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灕水，或抵蒼梧。武帝本紀云：「南粵王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灕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知江淮樓船之士下番禺，而出零陵下灕水固一道也。水經注，「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酈注，「湘灕同源，分爲二水，南爲灕水，北則湘川東北流。」灕水注，「灕水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灕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嶠水自嶠之陽南注灕水，故庾仲初之賦揚都云，『判五嶺而分流』者也。」漢書所謂出零陵，下灕水，則由湘達灕，正所謂出零陵，下灕水，此漢戈船將軍所從道也。臨桂圖經，「秦使御史監祿自零陵鑿渠，出零陵，下灕水」（御覽引）。桂海虞衡志云：「灕水乃牂柯江下流，與湘水遠不相謀。史祿始作靈渠，派湘流而注之灕，使北水南合」。則漢時戈船將軍所從之道，即秦監祿所從之道也。讀史方輿紀要言：「灕水上流謂之靈渠。昔秦戍五嶺，命史祿鑿渠，以通舟楫。漢滅南粵，使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灕水。又東漢建武十七年，馬援討徵側，因史祿舊渠開湘水六十里，以通餉道」。又言：「興安縣零渠，即導灕水處，亦謂之澪渠。水經注湘水自零陵西南，謂之澪渠是也。唐咸通五年，嶺南用兵，諸道餽運，皆溯湘江入澪渠。宋溝洫志，靈渠以引灕水，故秦史祿所鑿。」監祿糧道及漢江淮樓船由此，則秦屠睢樓船諒亦由此，亦一道也。豫章湞水之間，不知

亦猶湘灕之溝通否耶？秦漢於此，亦有閘耶？不可詳也。而零渠一道，固至今猶通。

燕策言秦正告魏曰：「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秦正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浮汶，浮漢，浮河三道，當時秦亦由之以威楚，所係亦重。其流鑿鑿，固無俟於深論也。

吳城邗溝，由江以入淮；又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則由淮溯泗以北上。夫差正告周曰：「遵汶伐博，戰於艾陵」。則所謂北屬之沂者，水經注所謂「泗水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是也。水經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又西經圜丘北，又西流。昔韓雉射龍於斯水之上。尸子曰：『見申羊於魯，有龍飲於沂』。又西右注泗水」。左氏昭二十五年傳，「季孫請待於沂上」；論語「浴乎沂」：皆指此言。夫差蓋闕深溝以通於此，非謂出泰山蓋縣之沂也（大沂水）。夫差遵汶伐博，於哀十一年傳曰，「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至於嬴，齊及吳師戰於艾陵」。嬴博皆在今泰安，艾陵在今萊蕪，知遵汶爲自西而東。吳人既闕爲深溝達魯城之沂，亦即由泗入汶；而東伐艾陵，由泗入汶，蓋導闡而北。水經注，「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縣，又南洸水注之。呂忱曰：『洸水出東平，上承汶水於岡縣西闡亭東』。爾雅曰：『汶別爲闡』。洸水西南流逕盛鄉城西，又南逕太山寧陽縣故城西，又西南逕太山郡乘丘縣故城東，又東南流注於洙水，又南至高平，南入於泗水」。於夫差之遵汶伐博，自西而東，則知北屬之沂者，爲出尼丘山之沂。於北屬之沂：溝通水道，則知遵汶伐博者，爲由泗入洙，由洙入闡，由闡入汶。其城邗溝以通江淮，水道洞然，不必論。而屬沂遵汶一道，事不詳覈，特述明之。若夫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則遵汶外又別一道。至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曰西屬之濟，而與晉公午會於黃池，於古由泗入濟，支渠正多，以范蠡事衡之，當爲由泗而菏而濟一道。朱公至陶曰：「此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陶而曰天下之中，正以濟泗分流，於此爲南北東西兩大交通線之交點。吳越盛時於此爲南通江淮之樞紐；吳越北通上黨之國，固亦由此。詳其水系，許愼於說文言：「泗水受泲水，東入淮」。班固地理志言：「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濟湯乘氏下）。又曰：「泗水至方與入泲」（魯國卞縣

下）。水經泗水注，「又南過方與縣東，菏水來注之」。水經言：「濟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酈氏言：「泗濟合流，故地記或言濟入泗，泗亦言入濟，互受通稱」。故地理志有「南梁水入濟」之文。水經濟水注，「菏水上承濟水於濟陽縣，與南濟北濟濮水合入鉅野澤，復東南逕乘氏至湖陵入泗」。此濟泗通溝之道，而有菏澤大野注之，則非小水。河濟為東西水道幹線．菏泗為江淮北上，南北交通幹線，而菏分濟於陶，此其所以為天下之中者也。衞則正當大河北曲之會，此又自河濟一線北上之中樞。戰國之世，每以陶衞並稱，為富甲天下。（如國策韓非子。）於水上交通求之，誠有不爽者。於史記蘇秦傳言，「韓守成臯，魏塞午道」。張儀傳言，「秦軍塞午道，齊師渡淸河」。楚世家言，「夜加即墨，顧據午道」。說者謂在魏之東，齊之西。索隱云：「蓋亦未詳其處」。鄭玄云。「一縱一橫，謂交道也」。則亦非濟泗分流處之陶莫屬。此之謂「午道」，正一縱一橫也。戰國之際，魏徙大梁，趙徙邯鄲，韓徙新鄭，楚徙壽春；越徙瑯琊，皆環「午道」而爭。其在上世，堯居於唐，猶復居陶；舜居蒲坂，亦居鳴條；禹居晉陽，亦居陽翟；湯居偃師，亦居於薄；非以其交通商業之中心，遂亦為軍事政治之中心耶？

春秋之世，秦晉交通，其水道亦有可徵。左氏傳十三年傳，「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則雍絳之間，舟楫是賴，浮渭入河，以達於絳。智伯曰：「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水經涑水注，「涑水又西南過安邑縣西」。又曰，「其水又逕安邑故城南」。則絳水即涑水也。顧景范言：「涑水在蒲州東十里，有孟盟橋，其上流即絳涑一水也」。顧棟高言：「今縣西北有絳水，即涑水之上流也。而水經注云絳水西北流注於澮，疑水道改矣。今之絳入涑，而水經之絳入澮」。古蓋澮涑通流，故新絳故絳皆依澮水，而澮涑皆得絳水之名。則秦人自雍浮渭入河，出河浮涑至絳，不由河入汾也。僖二十四年，「秦伯納重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此由涑川之道也。呂相之絕秦曰：「入我河曲，俘我王官，伐我涑川，剪我羈馬」。此由涑川之道也。文七年，「宣子立靈公以禦秦師，潛師夜起，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此由涑川之道也。秦晉之事，涑川一道最繁，以水便也。知汎舟之役，亦依此道。

中國古代文化，實依河流而發展，正賴此水道交通

也。論者徒以黃河當之，而實不然。其上流爲渭而非西河；中流爲南河，而輔之以雒；下流爲泲，而非東河：此東西交通一大幹線也。濟泗入淮入江：又南北交通一大幹線也。而陶爲交點。東河北行西山（大行）下，以達於海，亦一南北交通線。而衞其交點也。何以明之？於禹貢明之也。禹貢導水，四瀆之外，曰弱，曰黑，曰濟，曰洛，曰渭，而他之大川不與焉。弱黑皆神話，猶崑侖耳。（此別有說。）禹貢記山川澤地，獨著濟泗渭洛，亦此道最詳，於東河西河江淮漢之域皆略，違者僅著其名山大川，或更誤謬不可究詰。蓋密者知其爲人物萃聚之區，略者則人稀地曠，其謬誤者，更人迹罕至，僅有傳聞焉耳。則古代人口分布各地，疏密之情形，不難揣測而知。於導渭曰：「東會於灃，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於導洛曰：「東北會於澗瀍，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河」。於導沇曰：「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東入於海」。於雍州曰：「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於豫州曰：「伊雒瀍澗，既入於河」。於兗州曰：「雍沮會同」。於青州曰：「濰淄其道」。夫漆沮涇灃瀍澗雍沮濰淄諸水，其細已甚，而記之特詳。導河之文，意尤顯白。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此西河也，其略如是。曰：「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此南河也，則詳。「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此東河也，又略。於導山曰：「導岍及岐，至於荊山，逾於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嶽；底柱析城，至於王屋」。此沿渭與南河之山也。曰：「太行恆山，至於碣石，入於海」。此沿東河之西北名山也，而略。曰：「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此沿渭南洛南之山也，而皆特詳。「桐柏陪尾」，以遠而又略。總禹貢觀之：雍冀兗三州皆詳於南而略於北，豫徐青三州皆詳於北而略於南，梁獨詳於西北，徐獨詳於東北，而他皆疏略謬誤。此正禹貢之時，人口分布之情，沿渭洛河濟，資於水道交通而發展之情形也。

更詳論之。於梁州曰：「沱潛既道」。於荊州亦曰：「沱潛既道」。鄭玄云：「水出江爲沱，漢爲潛」。蓋禹貢之人，不知梁東荊西之地道，以梁之沱即荊之沱，梁之潛即荊之潛，潛之號西漢水者，正亦沿以梁之潛爲通於導漾之漢耳。則梁東荊西，固人迹所不常至。「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則禹貢實以雍梁之黑水爲一。夫三危之水安得至於南海，

此亦由於不知雍梁以西地道，徒以開神話之黑水而妄記之也。於梁州曰：「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皆梁之西境，則梁東無交通又可知。曰：「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疏既若斯，誤更可哂。以北江爲漢而中江爲江，亦緣禹貢之人不知江漢之委悉。水經沿之，以北江爲沔，亦已過於泥古也。曰：「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今文春秋家說泗出陪尾，陪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此禹貢之人於桐柏以東，陪尾泗水以西，滎播濟水以南，皆不了了，以泗出之陪尾，即桐柏之東支，於此廣漠之區，未究其悉。班志始言「古文家以橫尾山爲陪尾」，則後來地理知識已臻明確，以此救禹貢之誤。則今文家所言爲舊傳，古文家爲新說。古文釋地理則是，而說禹貢則非，今文說地理則非，而釋禹貢反爲是也。管子霸形篇言：「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而後可田也」。則宋地卑下，陪尾而西，桐柏而東，下至春秋，易灌者尚四百里而遙。周官職方於荆州曰：「其浸潁湛」。於豫州曰：「其浸波溠」。在春秋爲川者，在職方爲浸，則泗東淮北濟南，鴻溝所灌，於古爲洳澤可知。宜禹貢之人，不知桐柏之非可接於泗首陪尾也。禹貢曰：「滎播既豬」。又曰：「泆爲滎」。則禹貢之人以沿濟故惟知有滎澤耳，而下流未之知。職方曰：「其川滎雒」。則出滎澤東南流，水經所謂渠水者，職方之滎川，所謂沙南流是也。徐偃王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以伐宗周，惟沙南流得至陳蔡，此正偃王之所泛。穆天子傳：「浮於滎水」。時穆王方有事於徐，穆王之所浮，當即偃王之通溝。周徐往來之道，可經陳蔡者惟沙水，當即爲職方之滎川，則於洳澤之區漸知有通流之道。在禹貢惟菏爲溝通濟泗之水，在職方則滎又溝通濟泗淮之水也。濟南泗西淮北，在禹貢爲沮洳之鄉，人所不至，故以陪尾西接桐柏，至職方而滎川一道已通。在職方波溠潁湛爲浸，至春秋則浸已涸而爲川。波即強水，入汝者也。溠即潰水，入漢者也。沮澤之沖積爲平陸，由禹貢時期而職方，而春秋，乃次第長成也。往者錢賓四兄以齊北燕南廣漠之區，未有封國爲詢。余答曰：此正九河之區，地卑水潦，居民寡，故無封國。惟地卑水不易治，故「十有三載乃同」，而後「降邱宅土」；惟居民寡，故惟田中下而賦下下。故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作河時，本空以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則齊之西北，宋之西南東南，其地形古今之變可求

也。西周之世，其地皆戎夷居之。南則東夷之族居之，東周之初，宋路之而後地至彭城。北則北戎居之，於穆天子傳晉語爲草中之戎，於左傳竹書紀年爲北戎。逮於戰國，蘇代猶曰「北夷方七百里」。是南北藪澤之區，皆諸夏之所棄，而夷狄居之。雷夏菏澤孟諸鉅野大野羣藪之間，鄋瞞居之，所謂長狄者也。審乎周代諸華羣舒衆狄之居，與於時山川澤地之情，蓋若合符節也。

由職方之所知，以考禹貢之所不知，則中國先後開拓之情，非常明確。既以渭河（洛）濟爲諸華民族之繁榮正線，禹貢時代，此線南北開拓不遠，職方時代，此線之北更益闢而北，此線之南亦益闢而南，不僅滎川一道也。禹貢於豫州曰：「伊雒瀍澗，滎播既瀦，導菏澤，被孟諸」。而職方於豫州則：「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洛，其浸波溠」。於荊州又曰：「其浸潁湛」。潁湛東南入汝者也，此南河以南闢地日遠也。禹貢於兗州曰：「濰淄其道」。職方於兗州曰：「其浸盧濰」。於幽州曰：「其浸菑時」。盧即九台水，入濰者也。時水，入淄者也。禹貢言濰淄記下流近濟之水，職方記盧時則窮濰淄上流，幷及盧時遠於濟流之水，此濟南闢地蓋遠者也。「其澤藪曰貕養」，在今萊陽東五十里。禹貢東至濰，職方更至濰東。職方於冀州曰：「其浸汾潞」。於幷州「其澤藪曰昭余祁，其浸淶易，其川虖池嘔夷」。淶即巨馬河，嘔夷，入易者也，皆非禹貢所記。則黃河以北，又益闢而及於汾潞滹沱。職方於青州（禹貢徐州域）曰：「其浸沂沭」。於雍曰：「其澤藪弦蒲」。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冀州「其澤藪曰楊紆」。此皆禹貢所不記，而於職方爲名山澤，正黃河南北益後而闢地益遙之證。以周之建國證之：於職方禹貢爲沮洳之鄉者，皆夷狄居之，於禹貢職方見其爲久已開闢似人物殷盛者，皆兄弟婚媾之國，諸華居之。職方禹貢之比較，自見沿渭洛濟泗闢地日遠，於北及汾川一道，於南及漢川一道，並爲諸姬之封，皆至是漸墾，故封國以多也。而爾雅所記，濟南淮北水地最詳。春秋以後，淮泗之間，繁榮日臻，知爾雅誠戰國以來之書也。釋水言：「水自河出爲雝，濟爲濋，漢爲潛，淮爲滸，江爲沱，過爲洵，潁爲沙，汝爲濆」。幷春秋以來，其地大開而後知者也。由禹貢而職方而爾雅，校其記地之有無與疏密，則華族初時所居之河流，與繼後所開拓，彰彰明也。周人封建諸侯，與職方尤若合符，已別文論之，此不贅叙。若左氏國語國策中所記春秋戰國之山川澤地，皆益後而益詳，古今之變，瞭如示掌。獨解釋古地之學，家派不同，易滋誤惑。

大凡杜預釋古必證之今，依今以斷古，往往昧於地勢川流之變，此一派也。鄭玄篤信班固之書，以為足恃也，必遷古以就今，此一派也。高誘注呂覽淮南國策，許慎作說文，往往多存古說，不期驗之近世，得者為多，此一派也。郭璞時益後而所欲明者益古，荒謬難稽，自不可並論。明乎各派家法主旨之殊，以為取舍之準，以之求古，要不中不遠也。

四岳考

童書業

『四岳』有山名，有人名，(又有官名，從人名山名而來。)然山名實本於人名也。嘗考『四岳』之來源，詩崧高篇曰：『崧高維嶽，駿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國語謂申甫齊許皆四岳之裔，則所謂『維嶽降神』之神，實即四岳也。四者，多也；(太古人以四為最多數，古文甲乙丙丁字之象形為一組，戊以下又為一組；一二三四字為一組，五以下又亦為一組：可証。)岳，嶽神也，崧嶽非一峯，故謂之多嶽；(或以陽城，太室，三涂等山實四之數，未是。)則四岳者，崧山之主神，而姜姓民族傳說中之先祖也。國語又謂齊為伯夷之後，伯夷殆即四岳；(姜姓民族本為西夷，殆伯夷之名所由起。)世本謂伯夷為堯四岳，潛夫論稱『四岳伯夷為堯降典，折民惟刑』：可証二人確有合一之可能。伯夷始見呂刑，呂刑乃東周初之作，(關此余別有考。)故伯夷具有半神半人之性，(呂刑謂上帝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一降字即表現有神性。)與崧高之所謂嶽神者異趣矣。迄東周伯夷又化為皋陶，墨子尚賢篇上言『天之所使能誰也？曰：若禹稷皋陶是也』；下引呂刑命三后一節；再徵以陶夷之音近，皋陶之後封在許之說(見史記夏本紀)：二人為一，當屬可信。魯頌之皋陶，益具人性，較之崧高之嶽神，可稱脫胎換骨已！降及戰國，四岳伯夷皋陶並出，化為三人；(益與許由亦皋陶之化身，當別為文論之；則陳霆有許由即四岳說，近人章太炎有許由即皋陶說。)四岳又或為四人。(虞書於四岳下加僉曰，國語謂禹與四岳為一王四伯)。伯夷皋陶本皆掌刑者，虞書既使皋陶掌刑，伯夷乃不得不改使典禮，(典禮之典字，乃從呂刑降典之典字而來。)其作偽固已可哂。而四岳復因名稱之關係，分化為山岳之四岳。(岱，南，西，北之四岳。)虞書中五行之思想已極盛，(虞書中事物之數多從五，可証。)其稱四岳不稱五岳，即可證山岳之四岳，由人之四岳脫化而來也。

二十三，九，十六，于杭州。

都爾鼻考

內藤虎次郎著　周一良譯

清太祖實錄天命十年三月己酉，載太祖欲自東京遷都瀋陽，貝勒諸臣皆諫，太祖曰：『瀋陽乃形勝之地，若征明，可由都爾鼻渡遼河，路直且近；若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遂不聽。自遷都奉天至順治元年之遷北京，都爾鼻蓋連絡遼東遼西之要地。自明代訖清太祖天命七年之取廣寧，所當經由之遼陽廣寧連絡路綫始由此而幾於廢絕。箭內亙氏於滿洲歷史地理第二卷元在滿洲之疆域文中，曾考證都爾鼻之地，謂清太祖實錄及太宗實錄天聰元年六月七月諸條以都爾鼻爲在遼河之東者非是，當以太宗實錄天聰八年五月，『丁未，……大兵西行出上榆林口。戊申，大兵渡遼河，抵陽石木河養息牧河。沿河立二十營。……己酉，大兵至都爾鼻地方，與前兵會』之文爲正。又引大清一統志卷四百九之一養息牧牧廠山川條下所舉杜爾筆山．註云：『牧廠即設其下』。又古跡條：『杜爾筆城在牧廠東南五里，周一里一百七十步有奇，高三丈。東西門各一』。故謂杜爾筆都爾鼻都爾弼皆一地之名。開國方略紀崇德二年太宗命築都爾弼城，翌年竣工，改名爲屏城。箭內氏推定杜爾筆城之遺址即此時改築者之遺址，此說大體不誤。但都爾鼻之名或兼施諸遼河以東之蒙古游牧地，不僅爲都爾鼻一城。如瀋陽日記辛巳八月十五日記：『夕至遼河東十五里蒙古地。今爲清有，地名不知。或云豆老支』。豆老支之名似與都爾鼻不無關連，是可注意也。至於都爾鼻城之位置，箭內氏蓋以中國地圖欠精密，故未能確切指出。

述箭內氏說竟，請提出一二可補其不備之材料。清宣統三年所編東三省政略民政篇奉天省後，附有吳廷燮之奉天郡邑志，其中彰武縣條舉山之著者有『杜爾筆山縣西北九十里』，是明記杜爾筆山與彰武縣—即橫道子—之距離也。又據同時刊行之奉天省屬各府縣分圖中之彰武縣輿圖，距彰武縣城西北約五十里之地，新開河之東養息牧河之西有地名新城基，亦足據以確定都爾鼻城之位置。清太宗崇德二年朝鮮仁祖在南漢山城降清後，遣其世子及鳳林大君爲質於瀋陽，至順治元年放還。其從者記此八年間事爲瀋陽日記，與當時送致本之國狀啓—集成瀋陽狀啓—同爲佐證清朝實錄之重要史料。崇德六年松山杏山之大戰，朝鮮世子鳳林大君從太宗於軍中，日記詳記其路程，八月十六日條：『卯時發行十五里，舟渡遼河，是日行約一百三十餘里。

出西柵門，酉時止宿新城前野』。註云：『遼河西邊有城，清人所築。設柵以標界，門曰柵門。新城亦清人所築。二城皆若干居人，新城距瀋陽二百餘里』。新城之名又見於此。所謂柵門者或是巨流河城乎？以今日道里計，奉天至彰武縣二百四十里，則至新城甚當二百九十里，當時所測蓋未精也。順治元年朝鮮世子又從睿親王赴北京，其紀行附於瀋陽日記之末。據此紀行則四月十一日渡遼河，行二十里許，宿於清人所謂狠肯山之地。翌十二日自狠肯山行四十餘里，宿於豆乙非。豆乙非無疑即都爾鼻，然謂去遼河岸不過六十里則未免過近，此亦測定距離難信之一證。要之，奉天郡邑志之杜爾筆山及彰武縣輿圖之新城基因皆確定都爾鼻之位置之有力資料也。

然余考都爾鼻之本意固不單在其城址，而在由奉天出遼西之路綫，是從來史家所未嘗注意者也。關於此路綫，試檢清朝實錄，得以下數條。

天聰五年八月癸卯，『兵分兩路並進，諭德格類類，岳託，阿濟格三貝勒曰：「爾等率兵二萬，由義州進發，屯於錦州大凌河之間。以俟朕將大兵由白土場入趨廣寧大道，初六日會於大凌河」』。

由此可以推定：蓋渡遼河後先出邊門外，再自白土廠門即白土場及義州路 蓋自清河門入 入遼西。但其記松山杏山之戰止言崇德六年八月戊午，渡遼河；壬戌，至松山；而不及所由之路。其記順治元年睿親王之西征謂在四月庚午，師次遼河；壬申，次翁後，得吳三桂來書；癸酉，次西拉塔拉；丁丑，次連山；己卯，至山海關。惜翁後西拉塔拉諸地名今不可考。是年八月世祖遷都北京，其路程如下：

『乙亥，駐蹕舊邊內木橋。

丙子，駐蹕開城。

丁丑，駐蹕暘西木。即陽石木，養息牧。

戊寅，駐蹕張古臺口。

己卯，駐蹕廣城。

庚辰，駐蹕爾濟。

壬午，駐蹕魏家嶺。

癸未，駐蹕廣寧。

甲申，駐蹕謝家臺。

九月丙戌朔，駐蹕大凌河。

丁亥，駐蹕小凌河。

戊子，駐蹕塔山。

己丑，駐蹕寧遠。』

亦可推知其由白土廠門入，惟開城，張古臺口，廣城，爾

濟，魏家嶺等地名今皆不可考耳。且自義州路至錦州路綫之研究，實錄之外更有待於其他史料，幸瀋陽日記頗詳實，可供參考。試撮取其辛巳年 崇德六年 記事之有關係者：

『八月十五日戊午，發瀋陽，行過永安橋。石橋甚大，三虹門，距瀋陽三十餘里。出長城。土築古城，有烟臺，距瀋陽僅六十里。夕至遼河東十五里蒙古地，今爲清有，地名不知。或云豆老支。止宿路邊。是日行可八十里。』

永安橋俗稱大石橋，與南滿路之大石橋異。長城當即今之老邊。

『十六日己未，卯時發行，十五里舟渡遼河，是日行約一百三十餘里。出西柵門，酉時止宿新城前野。

『十七日庚申，平明發宿所，行百十餘里，路北山上有一大塔。又過十里許，止宿峽中路邊。自離瀋陽，行無邊大野，野無人居，草長一尺而已。但有烟臺數處，路邊無水，渴不可耐，及是始有山有川，而山亦不高矣。』

據中日戰後日本陸軍所製百萬分一東亞輿地一覽圖，自橫道子——即彰武縣——西行，過高山台，西南方有地名塔子營，山上之大塔或即此地乎？

『十八日辛酉，平明發宿所，行一百二十餘里，入長城。止宿林寧堡前川邊。林寧堡，伊州所屬邊鎮，距伊州四十五里。』

入長城當即入清河門。林寧堡今雖不可考，然謂川邊，則當去清河門不遠也。

『十九日壬戌，平明發宿所，巳時歇馬于伊州衛城外川邊。川乃大凌河上流云。午自北門穿過南門，約行四十里。炊供晚飯，人馬困疲，欲止宿矣，爲護行驅迫，昏又驅馬。約行四十餘里，見路邊有一座廢城，問於清人，云是義州古城，或云，是乃戚家堡也。夜半止宿川邊，距錦州衛十餘里云。是日夜通行一百三十餘里。伊州本名義州，漢音伊義聲相近也。自伊至錦九十里，或云八十餘里。夜行疾馳，不能的。』

戚家堡奉天輿圖等皆作齊家堡。

據上文所引，渡遼河，西北出彰武臺邊門，自都爾鼻附近西南向，由清河門入邊，自義州入錦州，與瀋陽狀啟所收成貼狀中之言略同。更考順治元年從睿親王赴北京之紀行，似亦取同一路線。今撮取其有關之文字如下：

『甲申四月初九日丙寅，瀋陽離發西行。未時行到永安橋西邊止宿。

初十日丁卯，西出古長城，即遼蒙界也。申時止宿

於遼河東邊，去永安六十里也。

十一日戊辰，渡遼河前進，去遼河二十里許，止宿。地名則淸人謂之佷肯山，而大野中了無山形。

十二日己巳，申時到豆乙非止宿，去佷肯山四十里許矣。

十三日庚午，纔到□□城近處，殘山斷隴，始得見焉。九王駐兵于丘陵上。行到地名愁乙古，村落往往相望，田疇開墾耕種，即錦州衛所管屯所，而南至錦州三日程矣。有一大渠，水深泥濘，仍於渠邊止宿，去豆乙非六十里許矣。

十四日辛未，卯時發行前進，出柵門外，始見蒙人之居。是日行六十里許，蒙古村止宿。

十五日壬申，卯時行軍五里之許，九王駐兵不進。范文程密言山海總兵吳三桂遣副總游擊來言……

十六日癸酉，卯時發行。迤南西行，五十里許，又行六十里許止宿。去古長城十五里也，所經多沮洳之地。

十七日甲戌，卯時發行。逾古長城即中原地界也。至臨寧城西，少歇。申時，至義州衛南二十里許止宿。是日行八十里。

十九日丙子，卯時發行，午時到錦州衛』。

其所經過地名如佷肯山愁乙古雙島之雖皆不可考，然實錄所謂翁後即容覩王得吳三桂書處，知在淸河邊門外也。要之，由此二紀行，義州路綫之大概可窺知矣。

復次，意者都爾鼻路之廢蓋在康熙年間乎？康熙年間所編之盛京通志已載：

『奉天四至山海關站道：

第一站，在城。

六十里至老邊站。

四十里至巨流河站。

七十里至白旗堡站。

五十里至二道井站。

五十里至小黑山站。

七十里至廣寧站。

八十里至十三山站。

五十四里至小凌河站。』

此即今日經過新民屯之路綫矣。康熙二十一年高士奇扈從聖祖東巡，其扈從東巡日錄記：

『二月乙巳，駐蹕大凌河東岸。

丙午，駐蹕閭陽驛。

丁未，駐蹕廣寧縣城。

戊申，駐蹕滾腦兒。

三月朔己酉，駐蹕白旗堡。

庚戌，駐蹕遼河。

辛亥，駐蹕永安橋。」

此亦取今之新民路綫。蓋都爾鼻遂永爲史家所忘却。然苟欲研究清初龍興之戰蹟——即松山杏山之役及山海關一片石之役者，固決不可忽視此舊路也。

附記

朝鮮麟坪大君（李㴭，仁祖第三子，孝宗之弟。）松溪集中有燕紀途行，其丙申（順治十三年）九月初五日記：『自瀋陽抵此城（指廣寧），有三路。一路從瀋陽小南門出，渡遼河下流，歷鎭寧堡達於此，約四日程。一路由瀋陽上西門（即小西門）出，過永安石橋，渡遼河，歷豆乙非城，黃旗舖，白旗舖，鎭遠堡，達於此，約五日程。一路從豆乙非城，歷新城，暨班齊塔達於此，約六日程。此三路余皆經過者，細算程途，牛庄作路僅減一二日程而其艱倍焉。』所言第三路即崇德及順治初年之都爾鼻路也。

漢書地理志水道與說文水部水道比較表

王振鐸

州部	郡國	縣邑	漢書地理志水道（附澤藪）	說文水部水道
司				
	京兆尹	南陵	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沂，滻之字誤。）	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入灞。
			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	
		杜陵		一曰，潏，水名，在京兆杜陵。
	左馮翊	褱德	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	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
	右扶風	鄠	酆水出東南，	
			又有潏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	澇水出扶風鄠，北入渭。

郡	縣	漢書地理志	說文
	盩厔	靈軹渠，武帝穿也。	
	鄠	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上林，入蒙籠渠。	
	漆	水在縣西。	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
	杜陽	杜水南入渭。	
	汧	（北有…雍州弦蒲藪。） 汧水出西北，入渭。 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䧕」，雍州川也。	汧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渭。
	武功	斜水出衙領山，北至郿，入渭。 褒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	
			一曰，有洨水，在周地。
弘農郡	弘農	衙山領下谷，爛水所出，北入河。	
	盧氏	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 又有育水，南至順陽入沔； 又有洱水，東南至魯陽亦入沔：皆過郡二，行六百里。	淯水出宏農盧氏山，東南入沔；或曰，出酈山西。
	黽池	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	
	丹水	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	
	新安	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一曰，澗水出弘農新安，東南入洛。
	析	黃水出黃谷， 鞠水出析谷，俱東至酈入湍水。	
	上雒	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 又有甲水，出秦領山，東南至錫入沔，過郡三，行五百七十里。	
河東郡			河東有涑水。
	安邑	（鹽池在西南。）	
	垣	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爲泲。泲，沇也，東入于海。
	彘		澮水出霍山，西南入汾。

隸	河內郡	共	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	淇水出河內共北山，東入河；或曰，出隆慮西山。
		隆慮	國水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過郡三，行千八百四十里。（國，洹之字誤。）	
		蕩陰	蕩水東至內黃澤。 西山，羑水所出，亦至內黃入蕩。	蕩水出河內蕩陰，東入黃澤。
	河南郡	滎陽	卞水，馮池皆在西南。 有狼湯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	潘，一曰水名，在河南滎陽。
		中牟	（圃田澤在西，豫州藪。）	
		穀成	禹貢瀍水出朁亭北，東南入雒。	
		密	有大騩山，潩水所出，南至臨潁入潁。	潩水出河南密縣大騩山，南入潁。 溴水出河南密縣，東入潁。（鍇按：潩溴一水複出。）
		開封	（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	
豫	潁川郡	陽城	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過郡三，行五百里。 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荊州濡。	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 潧水出鄭國；詩曰「潧與洧方渙渙兮」。 潁水出潁川陽城乾山，東入淮。 濦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
	汝南郡	吳房		灈水出汝南吳房，入瀙。
		弋陽		淠水出汝南弋陽垂山，東入淮。
		上蔡		澺水出汝南上蔡黑閭澗，入汝。
		新郪		洇水出汝南新郪，入潁。
		定陵	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	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東入淮。
	沛郡	城父	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過郡二，行六百二十里。	
	梁國	蒙	獲水首受甾獲渠，東北至彭城入泗，過郡五，行五百五十里。	
		睢陽	（禹貢盟諸澤在東北。）	
				澶淵水在宋。

州	郡	縣	漢書地理志	說文
冀	魏郡	鄴	故大河在東北，入海。	河灉水在宋。
		館陶	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	
		內黃	清河水出南。	
		武始	漳水東至邯鄲入漳。	
			又有拘澗水，東南至邯鄲入白渠。	
		武安	欽口山，白渠水所出，東至列人入漳。	
			又有寖水，東北至東昌入虖池河，過郡五，行六百一里。	寖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水。
	鉅鹿郡	鉅鹿	（禹貢大陸澤在北。）	
	常山郡	元氏	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沮，泜之字誤。）	
		石邑	井陘山在西，洨水所出，東南至廮陶入泜。	洨水出常山石邑井陘，東南入于泜。
		靈壽	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虖池。	
		蒲吾	大白渠水首受緜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洨。	
		上曲陽	恒山北谷在西北，……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滱。	
		房子	贊皇山，石濟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	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
		中丘	逢山長谷，諸水所出，東至張邑入濁。（諸，渚之字誤。濁，湡之字誤。）	渚水在常山中丘逢山，東入湡。
		南行唐	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東至新市入虖池水。	一曰，滋水出牛飲山白陘谷，東入呼沱。
				泜水在常山。
	清河郡	鄃	河水別出爲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氏河。	
		信成	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東北至蓨入漳水。	
	趙國	邯鄲	堵山，牛首水所出，東入白渠。	
		襄國	西山，湡水所出，東北至任入𣲖。（湡，一本誤作渠。）	湡水出趙國襄國之西山，東北入𣲖。
			又有蓼水，	
			馮水，皆東至朝平入湡。（馮，泜之字誤。）	泜水出趙國襄國，東入湡。

兗州

郡國	縣	漢書地理志	說文
廣平國	南和	列葭水東入洩。	
眞定國	綿曼	斯洨水首受大白渠，東至鄡入河。	
中山國	北平	徐水東至高陽入博；又有盧水，亦至高陽入河。	
	北新成	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滱。	
	曲逆	蒲陽山，蒲水所出，東入濡。又有蘇水，亦東入濡。	
	望都	博水東至高陽入河。	
信都國	信都	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	
河間國	樂成	虖池別水首受虖池河，東至東光入虖池河。	
	弓高	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東至平舒入海。	
東郡	濮陽		濮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
	東武陽	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	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
陳留郡	陳留	魯渠水首受狼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	
	封丘	濮渠水首受泲，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過郡三，行六百三十里。	
	浚儀	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	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雝水，東入于泗。
山陽郡	湖陵	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	菏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
	鉅壄	(大壄澤在北，兗州藪。)	
	平樂	淮水東北至泲入泗。	泡水出山陽平樂，東北入泗。
濟陰郡		(禹貢荷澤在定陶東。)	
	成陽	(禹貢雷澤在西北。)	

徐州

	乘氏	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	泗，受泲水，東入淮。
泰山郡		汶水出萊毋，西入濟。	
	蓋	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	洙水出泰山蓋臨樂山，北入泗。
		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寖。	一曰沂水出泰山蓋，青州浸。
	南武陽	冠石山，治水所出，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二，行九百四十里。	
	萊蕪	原山，甾水所出，東至傅昌入泲，幽州寖。	
		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汶水，桑欽所言。	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
			洹水，在齊魯間。
			濼，齊魯間水也；春秋傳曰：「公會齊侯于濼」。
城陽國			
淮陽國	扶溝	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	渦水受淮陽扶溝浪湯渠，東入淮。洵，過水中也。
東平國			
琅邪郡	朱虛	凡山，丹水所出，東北至壽光入海。	
		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維。	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濰。
	靈門	壺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淮。（淮，即維。）	浯水出琅邪靈門壺山，東北入濰。
	柜	根艾水東入海。	
	邞	膠水東至平度入海。	
	長廣	（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地」，幽州藪。）	
	橫	故山，久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淮，即維。）	
	東莞	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三，行七百一十里，青州寖。	沭水出青州浸。
	箕	禹貢維水北至昌都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兗州寖也。	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曰：「濰淄其道」。
	椑	夜頭水南至海。	
	折泉	折泉水北至莫入淮。（莫，箕之字誤。淮，即維。）	
東海郡	費		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
	容丘	祠水東南至下邳入泗。（祠，桐之字誤。）	

州	郡國	縣	漢書地理志	說文
州	臨淮郡	淮浦	游水北入海。	淩水在臨淮。
	魯國	卞	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泲，過郡三，行五百里，靑州川。	
		蕃	南梁水西至胡陵入泲渠。	
				漷水在魯。
				(淨，魯北城門池也。)
	楚國			一曰，涌水在楚國。
	泗水國			
	廣陵國	江都	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	
靑州	平原郡	平原	有篤馬河，東北入海，行五百六十里。	
		高唐	桑欽言漯水所出。	
	千乘郡	博昌	時水出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幽州寖。	
	濟南郡			
	齊郡	臨淄	如水西北至梁鄒入泲。	
		昌國	德會水西北至西安入如。	
		鉅定	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	
		廣	爲山，濁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	濁水出齊郡厲嬀山，東北入鉅定。
		臨朐	石膏山，洋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	洋水出齊臨朐高山，東北入鉅定。
	北海郡	桑犢	覆甑山，溉水所出，東北至都昌入海。	溉水出東(北之誤)海桑瀆覆甑山，東北入海。
	東萊郡	腄	居上山，聲洋丹水所出，東北入海。	
		曲成	陽丘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	治水出東萊曲城陽丘山，南入海。
	甾川國	劇	義山，蕤水所出，北至壽光入海。	
		東安平	菟頭山，女水出，東北至臨甾入鉅定。	
	膠東國			
	高密國			

揚

郡	縣	漢書地理志	說文
廬江郡		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	廬江有決水，出於大別山。
		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	澮水出廬江，入淮。
	雩婁	決水北至蓼入淮。	
		又有灌水，亦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	灌水出廬江雩婁，北入淮。
	尋陽	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	
	灊	沘山，沘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	
	湖陵邑	(北湖在南。)	
九江郡	博鄉		泄水受九江博安洵波，北入氐。
會稽郡	吳	(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	湖，大陂也。揚州浸有五湖浸，川澤所仰以灌溉也。
		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	
	毗陵	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	
			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
	餘暨	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	
	上虞	柯水東入海。	
	大末	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江。	
	句章	渠水東入海。	
	鄞	東南有天門水，入海。	
	錢唐	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	
丹陽郡	宛陵	淸水西北至蕪湖入江。	
			冷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
	石城	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陵陽	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	
	蕪湖	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州	郡	縣	漢書地理志	說文
州		黝	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	漸水出丹陽黝南蠻中，東入海。
		溧陽		溧水出丹陽溧陽縣。
				潭水在丹陽。
	豫章郡	彭澤	(禹貢彭蠡澤在西。)	
		鄱陽	鄱水西入湖漢。	
		歷陵	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為傅淺原。	
		餘汗	餘水在北，至鄡陽入湖漢。	
		艾	脩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	瀆水出豫章艾縣，西入湘。
		贛	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	
		南城	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	
		建成	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	
		宜春	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	
		雩都	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	
		南壄	彭水東入湖漢。	
				一曰，湛水，豫章浸。(按，章實州之誤文，姑列此。)
荊	六安國	六	如谿水首受沘，東北至壽春入芍陂。	
	南陽郡	雉	衡山，灃水所出，東至郾入汝。	灃水出南陽雉衡山，東入汝。
		蔡陽		溳水出南陽蔡陽，東入夏水。
		舞陰	中陰山，瀙水所出，東至蔡入汝。(蔡，應作上蔡。)	瀙水出南陽舞陽中陽山，入潁。
				潕水出南陽舞陰，東入潁。
		酈	育水出西北，南入漢。	
		平氏	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	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
		魯陽	魯山，滍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	滍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東北入汝。

			激水出南陽魯陽，入城[illegible]。
			溠水在漢南，荊州浸也。
南郡	郢		（一曰，涔陽渚在郢中。）
	臨沮	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	南漳出南郡臨沮。
	華容	（雲夢澤在南，荊州藪。） 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	
	枝江	江沱出西，東入江。	
	巫	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	
	高成	澨山，澨水所出，東入繇。 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行五百里。	澨水出南郡高城澨山，東入繇。
江夏郡			
桂陽郡	郴	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	
	臨武	秦水東南至湞陽入匯，行七百里。（匯，應作洭。）	溱水出桂陽臨武，入匯。
	南平		深水出桂陽南平，西入營道。
	耒陽	舂山，舂水所出，北至酃入湖，過郡二，行七百八十里。	
	桂陽	匯水南至四會入鬱林，過郡二，行九百里。（匯，應作洭。）	洭水出桂陽縣盧聚山洭浦關爲桂水。
武陵郡	索	漸水東入沅。	
	孱陵		油水出武陵孱陵西，東南入江。
	鐔成	康谷水南入海。 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過郡二，行七百二十里。	潭水出武陵鐔成玉山，東入鬱林。
	無陽	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八百九十里。	
	辰陽	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	
	義陵	鄜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	
	充	西原山，酉水所出，南至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 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	

益州	零陵郡	零陵	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酃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
			又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行九百八十里。	
		都梁	路山，資水所出，東北至益陽入沅，過郡二，行千八百里。	
	長沙國	羅		汨，長沙汨羅淵，屈原所沈之水。
		荼陵	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	
		安成	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	
	漢中郡	旬陽	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	
		南鄭	旱山，池水所出，東北入漢。	
		房陵	淮山，淮水所出，東至中廬入沔。	
			又有筑水，東至筑陽亦入沔。	
			東山，沮水所出，東至郢入江，行七百里。	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
		安陽	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	
			左谷水出北，南入漢。	
	廣漢郡	梓潼	五婦山，馳水所出，南入涪，行五百五十里。	潼水出廣漢梓潼北界，南入墊江。
		雒	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	
		緜竹	紫巖山，緜水所出，東至新都北入雒。	
		甸氏道	白水出徼外，東至葭萌入漢，過郡一，行九百五十里。	
		剛氏道	涪水出徼外，南至墊江入漢，過郡二，行千六十九里。	涪水出廣漢剛邑道徼外，南入漢。
	蜀郡		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入，八之字誤。）	
			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	
		郫	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	沱，江別流也；出嶓山，東別爲沱。
		臨邛	僕千水東至武陽入江，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	
		青衣	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渽。	
		江原	䢺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	

	嚴道	邛來山，邛水所出，東入青衣。	
	緜虒	玉壘山，湔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過郡三，行千八百九十里。	湔水出蜀郡緜虒玉壘山，東南入江。
	旄牛	鮮水出徼外，南入若水。	
		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繩，過郡二，行千六百里。	
	湔氐道	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	江水出蜀湔氐徼外嶓山，入海。
	汶江	渽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	渽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
		江沱在西南，東入江。	
			沫水出蜀西徼外，東南入江。
犍爲郡	符	溫水南至鄨入黚水。	溫水出犍爲涪南，入黚水。
		黚水亦南至鄨入江。	
	南廣	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僰道入江。	
		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	
	漢陽	山闟谷，漢水所出，東至鄨入延。	
越嶲郡	邛都	(有邛池澤。)	
	遂久	繩水出徼外，東至僰道入江，過郡二，行千四百里。	
	臺登	孫水南至會無入若，行七百五十里。	
	定莋	(步北澤在南。)	
	姑復	(臨池澤在南。)	
	蘇示	尼江在西北。	
	青蛉	(臨池澤在北。)	
		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唯入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	
			淹水出越嶲徼外，東入若水。
益州郡	滇池	(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	(滇，益州池名。)
	銅瀨	談虜山，迷水所出，東至談稾入溫。	
	俞元	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溫，行千九百里。	

	收靡	南山，臘涂水所出，西北至越嶲入繩，過郡二，行千二十里。	涂水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入澠●
	秦臧	牛蘭山，卽水所出，南至雙柏入僕，行八百二十里。	
	葉榆	(葉榆澤在東。)	
		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南入僕，行五百里。	
	嶲唐	周水首受徼外。	
		又有類水，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十里。	
	弄棟	東農山，毋血水出，北至三絳南入繩，行五百一十里。	
	毋棳	橋水首受橋山，東至中留入潭，過郡四，行三千一百二十里。	
	勝休	河水東至毋棳入橋。	
	來唯	勞水出徼外，東至麋泠入南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	
牂柯郡	故且蘭	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沅水出牂柯郡故且蘭，東北入江。
	鐔封	溫水東至廣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六十里。	
	鄨	不狼山，鄨水所出，東入沅，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	
	毋斂	剛水東至潭中入潭。	
	夜郎	豚水東至廣鬱。	
	西隨	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泠入尙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里。	
	都夢	壺水東南至麋泠入尙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十里。	
	句町	文象水東至增食入鬱。	
		又有盧唯水，來細水，伐水。	
巴郡	閬中	(彭道將池在南。彭道魚池在西南。)	
	朐忍	容毋水所出，南。……	
	安漢	(是魚池在南。)	
	宕渠	潛水西南入江。(潛，卽灊。)	灊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
		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灊。	
武都郡	武都	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涼州			（天地大澤在縣西。）	
		河池	泉街水南至沮入漢，行五百二十里。	
		沮	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	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或曰，入夏水。
	隴西郡	氐道	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	瀁水出隴西柏（當是氐之字誤）道，東至武都爲漢。
				漢，瀁也，東爲滄浪水。——一名漢水爲潛。
				浪，滄浪水也，南入江。
		首陽	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寖。	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雍州浸也。
		羌道	羌水出塞外，南至陰平入白水，過郡三，行六百里。	
		臨洮	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	洮水出隴西臨洮，東北入河。
		西	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	
			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	
	金城郡	允吾	烏亭逆水出參街谷，東至枝陽入湟。	
		浩亹	浩亹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	
		令居	澗水出西北塞外，至縣西南入鄭伯津。	
		白石	離水出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	
		河關	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	河水出焞煌塞外昆侖山，發原注海。
		臨羌	（西北至塞外有：：：僊海，鹽池。）	
			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	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
			（西有須抵池。）	
	天水郡			
	武威郡	姑臧	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	
		武威	（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野澤。）	
		蒼松	南山，松陝水所出，北至揟次入海。	
	張掖郡	觻得	千金渠西至樂涫入澤中。	
			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一百里。	

		刪丹	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	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居延	(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	(漠，北方流沙也。)
	酒泉郡	祿福	呼蠶水出南羌中，東北至會水入羌谷。	
	敦煌郡		(正西關外有……蒲昌海。)	
				汃，西極之水也。
				(泑澤在昆侖下。)
		冥安	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	
		龍勒	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	
	安定郡	朝那		安定朝那有湫泉。
		涇陽	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	涇水出安定涇陽开頭山，東南入渭，雍州之川也。
		鹵	灈水出西。	
		烏氏	烏水出西北，入河。(河，涇之字誤。)	
		眴卷	河水別出爲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	
	北地郡	直路	沮水出東，西入洛。	瀘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
		歸德	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	
		郁郅	泥水出北蠻夷中。	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蠻中。
并州	太原郡	晉陽	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	
		鄔	(九澤在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	
		汾陽	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浸。	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或曰出汾陽北山，冀州浸。
		上艾	緜曼水東至蒲吾，入虖池水。	
	上黨郡	長子	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	濁漳出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漳。
		屯留	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	
		沾	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	清漳出沾山大要谷，北入河。
		壺關	沾水東至朝歌，入淇。	沾水出壺關，東入淇。
		泫氏	楊谷，絕水所出，南至壄王入沁。	

		高都	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泫水。	
		潞		潞，冀州浸也。上黨有潞縣。
		穀遠	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三，行九百七十里。	沁水出上黨羊頭山，東南入河。
	雲中郡			
	定襄郡	武進	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	
		武皋	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	
	雁門郡	沃陽	（鹽澤在東北。）	
		陰館	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過郡六，行千一百里。	㶟水出雁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或曰治水也。
		彊陰	（諸聞澤在東北。）	
				泒水起雁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按葰人屬太原。）
	代郡	且如	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寧入沽。	
		平舒	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	
		靈丘	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	滱水起北地（郡名誤）靈丘，東入河；滱水即漚夷水，并州川也。
		廣昌	淶水東南至容城入河，過郡三，行五百里，并州寖。	淶水起北地（郡名誤）廣昌，東入河；并州浸。
州		鹵城	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	
朔	上郡	白土	圜水出西，東入河。	
		高奴	有洧水，肥可難。	
	西河郡	穀羅	（武澤在西北。）	
		美稷		湳，西河美稷保東北水。
		中陽		潙水出西河中陽北沙，南入河。
				涶，河津也，在西河西。
	朔方郡	朔方	（金連鹽澤，青鹽澤皆在南。）	
		窳渾	（屠申澤在東。）	
方	五原郡			
幽	涿郡	涿	桃水首受淶水分，東至安次入河。	

	故安	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并州寖。水亦至范陽入涞。	濡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漆涞。
	良鄉	垣水南東至陽鄉入桃。	
勃海郡	成平	虖池河，民曰徒駭河。	
上谷郡	軍都	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洛。（洛，沽之字誤。）	
	且居	樂陽水出東，東入海。	
漁陽郡	漁陽	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入海，行七百五十里。	沽水出漁陽塞外，東入海。
	白檀	洫水出北蠻夷。	
右北平郡	無終	浭水西至雍奴入海，過郡二，行六百五十里。	
	俊靡	灅水南至無終，東入庚。	灅水出右北平浚靡，東南入庚。
	字	榆水出東。	
遼西郡		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	
	海陽	龍鮮水東入封大水。	
		封大水，	
		緩虛水皆南入海。	
	新安平	夷水東入塞外。	
	柳城	參柳水北入海。	
	肥如	玄水東入濡水。	
		濡水南入海陽。	
		又有盧水，南入玄。	
	交黎	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	
	狐蘇	唐就水至徒河入海。	
	臨渝	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	一曰渝水在遼西臨俞，東出塞。
		又有侯水，北入渝。	
	絫	下官水南入海。	

州				
			又有揭石水，	
			賓水，皆南入官。	
	遼東郡	望平	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	
		遼陽	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	
		居就	室僞山，室僞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	
		番汗	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	沛水出遼東番汗塞外，西南入海。
	玄菟郡	高句驪	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	
			又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	
		西蓋馬	馬訾水西北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一百里。	
	樂浪郡	浿水	水西至增地入海。	浿水出樂浪鏤方，東入海；一曰出浿水縣。
		含資	帶水西至帶方入海。	
		呑列	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行八百二十里。	
	廣陽國			
交				
	南海郡	龍川		湞水出南海龍川，西入溱。
	鬱林郡		有小谿川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	
				溜水出鬱林郡。
		廣鬱	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過郡四，行四千三十里。	
		臨塵	朱涯水入領方。	
			又有斤員水，	
			又有侵離水，行七百里。	
		定周	水首受無斂，東入潭，行七百九十里。	
		增食	驩水首受牂柯，東界入朱涯水，行五百七十里。	
		領方	斤員水入鬱。	
			又有橋水。	
	蒼梧郡	猛陵	龍山，合水所出，南至布山入海。	

州	郡	縣	漢志	說文
州	交趾郡			涑水出發鳩山，入於河。
	合浦郡	臨允	牢水北入高要入鬱，過郡三，行五百三十里。	涻水出北囂山，入邙澤。
	九眞郡		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八千五百六十里。	瀀，北方水也。
	日南郡		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	瀕，汈，瀘，淒，湢，瀷，沈，溯，溧，潰，滝，
		西捲	水入海。	洌，汶，洦，汙，泒，水也。
				滎，濱，澮，一曰水名。
				勃澥，海之別名也。
				游，天池也，以納百川者。
				澽，瀟，瀛，瀎，洛，水名。（新附）

西域行程記

陳誠　李暹

陳誠西域行程記據千頃堂書目及吳兔床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俱作三卷，而行世之學海類編本則只一卷，且與明一統志及名山藏諸書所引誠書較，亦形簡略，說者疑之。今年北平圖書館收得天津李氏藏書，中有獨寤園叢抄四種一册，內二種爲陳誠李暹之西域行程記及西域番國志。所謂西域番國志即學海類編之陳誠使西域記，而詳略迴殊，哈烈一篇尤甚。以之覈較，不惟學海類編本删節之跡顯然，即明一統志及名山藏引，亦非原來面目。西域行程記一種尤爲可寶，乃通行本所絕無。有此而永樂十二年陳誠李暹奉使西行之程途，可以按圖以求矣。原書兩卷，正與明史藝文志所記吻合，益以題跋，恰合三卷之數。陳李原書或即如此也。原抄本綠絲闌，版心上有獨寤園稿，下有淡泉書屋四字，兩者皆海寧鄭端簡公讀書之所。鄭公曾著

四夷考，此册或其所抄以供取材之用者也。原本舊藏秀水朱氏潛采堂，今歸圖書館。因抄一册，以資參覽。題跋及駢詩據東洋學報神田喜一郎之陳誠使西域記考證所引補抄，未及一一查明篇第。又淵鑒類函有陳誠使西域祀天文，亦未檢出。明史永樂實錄及誠事尙多，當俟異日再爲彙錄也。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夜午，向達記於舊京寓廬。

順治中修明史稿卷十九列傳二

陳誠字子魯，吉水人。洪武甲戌進士，授行人。詔往北平求賢，山東畝租，安南諭夷，皆能不辱命。還，陞翰林檢討，署院事。永樂初除吏部驗封主事，尋陞員外郎，扈從北征，陞廣東參議。時西域撒馬兒罕諸番國皆遣使入貢，詔誠報之。跋涉險阻，朞年乃至，宣布朝廷威德。還以西域志進，賜予甚厚。擢廣東參政，遂乞致仕。誠居官提愼，守職不妄與人交，居閑三十餘年，絕口不掛外事。徜徉泉石，超然世外，時人高之。

明史藝文志史部地理類

陳誠西域行程記二卷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八史部陳誠西域行程記三卷

永樂十三年十月癸巳，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等使西域還，上使西域記，所歷凡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產悉備。

吳騫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二奉使西域行程記

右三卷，題行在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臣陳誠，北京苑馬寺清河監李暹謹進。前有正統十二年國史總裁王直序，後附胡廣周孟簡鄒緝送行詩序。

王直王文端公文集卷十七西域行程記序

西域之國哈烈差盛强，其次則撒馬兒罕。蓋自肅州嘉峪關西行九千餘里至撒馬兒罕，又二千八百餘里乃至哈烈。所經城郭諸國凡十五六，其人物生聚有可觀者蓋無幾，惟此二國物產之饒，風俗之豪侈，遠近賓旅之所輻湊，大略相似。然無舊志可考，不知於漢唐爲何國，此夷之所以陋也。我太祖皇帝受命有天下，四夷君長莫不奉貢，惟西域遠國不能自達，仰聲明文物之盛，而與其謳歌朝覲之心，久矣。太宗皇帝入正大統，仁恩義澤，靡不沾被，其諸君長則皆稽首南向，曰聖人之德猶天也，庶幾其撫我乎。上知之，擇廷臣之賢者往焉，而陳公子魯實當其選。公忠厚樂易，恭己愛人，敬愼之心，久而彌篤。遍歷諸國，宣布明天子德意，未嘗鄙夷其人。是以其人不問小大賤貴，皆嚮風慕義，尊事朝廷，奔走送迎，惟恐或後。既而各遣使者來謝恩賜，貢水土物。公則以其所歷山川之險易，人民之多寡，土壤之肥瘠，貲畜之饒乏，與其飲食衣服言語好尙之不同，備錄成書，上之。蓋一舉目之間，可以想見萬里之外，公之用心亦至矣。予讀「皇皇者華」之詩，而知君之所以遣使，與使之所以事君。蓋君在上不與遠人接也，故遣使以宣己意，遂下

情；爲使者欲副君之意，而廣其聰明，則咨諏度詢，其可以緩哉。公之上其書正此意也。此孔子所謂不辱君命者也。公所上書詔付之史官，而藏其副於家。後之君子欲徵西域之事，而於此考覽焉，其亦亮公之意哉！

送陳員外使西域詩(有序)

周孟簡

司封員外郎陳公子魯，邑之賢者也。以明經登進士第，列官於朝，歷使番夷，克舉厥職。永樂初拜擢今官。今年秋，皇上欲遣儒臣有文武才者遠使西域，大臣以子魯薦。命下之日，子魯矍然喜動顏色，告諸寮友曰：「士生明時，得委身於朝，苟可效涓埃，雖鞠躬瘁力，無所逃避。西域雖遠，聖天子聲教及暨之地也」。於是治裝告行。噫，子魯其賢矣哉！視萬里若出戶闥，雖殷大夫何以過之。予於子魯居同鄉，學同志，復得相與宦遊於兩京，欲已於言得乎！賦詩歌以識別。

金臺八月驚寒早，一夜清霜零白草。故人別我出都門，西風萬里交河道。憐君草莽一書生，曾是高皇知姓名。揮毫每視金鑾草，乘傳屢入兩交城。只今又作鳳池客，天語傳宣到番國。郎官不減舊聲華，聖主恩常賜顏色。新錫貂裘不懼寒，壯遊誰道別離難。流沙只合吟邊度，葱嶺惟憑馬上看。看山對景多行樂，張騫偉績今猶昨。聖主當圖絕漠功，丹青好畫麒麟閣。

陳員外奉使西域，周寺副備中道別

曾棨

漢家郎官頭未白，屢從初爲兩京客。忽逢天邊五色書，萬里翩翩向西域。腰間寶劍七星文，連旌大旆何繽紛。解鞍夜臥營中月，攬轡朝看隴上雲。黃沙斷磧千迴轉，玉關漸近長安遠。輪臺霜重角聲寒，蒲海風高弓力輭。茲行騎從歷諸番，氈帳依微絕漠間。殘煙古樹羌夷聚，遠火荒原獵騎還。番酋出迎通漢語，奪盧葡萄酒如乳。舞女爭呈于闐粧，歌辭盡協龜茲譜。當筵半醉看吳鉤，上馬使者錦貂裘。山川遙認月支窟，部落能知博望侯。草上風沙亂驌驦，邊頭日暮悲笳咽。行盡天窮始回轅，坐對雪深還仗節。歸來雜遝宛馬羣，立談可以收奇勳。卻笑古來征戰苦，邊人空說李將軍。

送陳員外使西番

王洪

劍佩翩翩出武威，關河秋色照戎衣。輪臺雪滿逢人少，蒲海霜空見雁稀。番部牛羊沙際沒，羌民煙火磧中微。茲行總爲宣恩德，不待葡萄苜蓿歸。

送陳員外奉使西域

胡廣

旌旆西征逸氣雄，玉關春早聽歸鴻。紫駝夜度交河月，驄馬晨嘶瀚海風。黃沙古蹟行行見，白草寒雲處處同。莫言萬國崑崙外，總在皇仁覆育中。

送陳郎中重使西域

曾棨

馳驅宛馬入神京，拜命重爲萬里行。河隴重漿還出候，伊西部落總知名。天連白草寒沙遠，路遶黃雲古蹟平。卻憶漢家勞戰伐，道傍空築受降城。

玉關迢遞塞雲黃，西陟流沙道路長。山繞高昌遺碣在，草迷姑默廢城荒。閑聽羌笛秋乘月，暗搖戎衣半帶霜。不用殷勤通譯語，相逢總是舊番王。

重宣恩詔向窮邊，番落依稀似昔年。酋長拜迎張繡幄，羌姬歌舞散金錢。葡萄夜醉氍毹月，騕褭晨嘶苜蓿烟。百寶嵌刀珠飾靶，部人知是漢張騫。

和曾侍講送陳郎中重使西域　錢幹

歸朝名馬貢飛黃，再撫羌夷出塞長。纔到交河南部識，重經瀚海舊營荒。客程春半時逢雨，虜地寒多夏亦霜。從此番酋俱欵附，不須生致左賢王。

送陳郎中子魯再使西域　王直

翩翩旌旆出皇州，翰海昆侖是昔遊。塞外風煙隨使節，天涯霜雪散征裘。還家不論千金橐，佩印須爲萬里侯。想見番吏歸聖德，自西河水亦東流。

送陳郎中重使西域　周恂

故人好文仍學武，早歲出身事明主。載筆曾經直玉堂，分陝還聞佐藩府。前年復拜漢仙郎，遠傳天詔向遐方。辭家不作兒女態，上馬寧憂道路長。驅車曉過蕭關北，莽莽黃雲望空磧。錦帳迎風夜宿遲，亦旆捲空軍行疾。揚鞭迢遞過伊西，部落多因水草移。樓煩城郭居人少，鐵勒沙場烟火稀。手持龍節經諸國，橫行直欲向西極。畫角寒吹月色殘，吳鉤醉拂霜花白。番王率親漢儀型，氍毹夾道多歡聲。拜迎不但設供帳，賦貢還隨朝玉京。五色狻猊日光動，百羣天馬背龍種。歸來同獻白玉墀，天墀非常賜恩寵。粉署還官月未餘，璽書又復出皇都。山川道憶經行處，番部重迎使者車。蒯城官舍春闌後，金樽綠酒頻相餞。英雄慢說李將軍，意氣寧慚班定遠。問君此去來何時，辛勤三載計還期。半酣笳鼓發征騎，旌旆悠悠空爾思。

使西域記敘略(見學海類編本使西域記)

永樂間中書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等使西域還，西域諸國哈烈撒馬兒罕火州土魯番失剌思俺都淮等處各遣使貢文豹西馬方物。誠上使西域記，所歷凡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產悉備焉。

使西域記跋(仝上)

文皇初平內難，即遣給事中胡濙以訪仙爲名，潛行人間。又遣內臣鄭和等將兵航海使東南諸夷。最後則中使李達吏部郎陳誠使西域，得其風俗程頓，紀之以還，正與鄭和星槎勝覽互讀。但星槎板行已久，此則睹者甚尠，且水陸亦不同程也。陳誠以永樂十一年十月返命，偕哈烈等國使臣來朝貢，上厚禮之。次年，六月，遣歸，又命誠及中使魯安賫勅伴送。及誠還　朝，僅得轉布政參議以出，後亦不顯。文皇初以遜國伏戎爲慮，以故輶車四出，幾于上窮碧落下黃泉矣。其後胡濙踏此，窮極榮寵，而陳誠所得止此，是必有說。先是洪武末年給事中傅安等使哈烈撒馬兒罕諸國，留十餘年，至永樂七年還　朝，并帶各國貢使至，得西馬五百五十匹。上仍命安伴送諸使還國，亦無褒賞，僅以工科改禮科而已。後安終此官。沈德符識。

西域行程記

行在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臣陳誠
苑馬寺清河監副臣李暹

永樂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巳時，出行山陝西行都司肅州衞城北門外，過澗水八九處。約行五里，度一大溪。北岸祭西域應祀之神，以求道途人馬平安。祭畢，安營，住二日。

十六日，晴。早起，向西行。約百有七十里，至嘉峪山關近安營。

十七日，晴，過嘉峪關，關上一平岡，云即古之玉門關，又云榆關，未詳孰是。關外沙磧茫然。約行十餘里，至大草灘沙河水邊安營。

十八日，晴。早起，向西行，南北皆山。約行七十里，地名回回墓有水草處安營。

十九日，晴，大風。明起，向西行。約五十里，地名騸馬城安營。

二十日，晴。三更起，向西行。約九十里，有古城一所，城南山下有夷人種田，城西有溪水北流，地名赤斤安營。

二十一日，晴。四更起，向西北行，渡溪水，入平川，當道盡皆沙礫，四望空曠。約行百餘里，有古牆垣，地名魁里安營。

二十二日，晴，大風。平明起，向西北行，道傍有達達帳房。約行五十里，有古牆垣，地名王子庄安營。住一日。

二十四日，晴。早起、向北行。途中有樹枝榦似桑榆，而葉如銀杏，名梧桐樹。約行七十里，地名蘆溝兒安營。

二十五日，晴。早起，向北行。一路沙磧高低，四望空曠，惟南有山。約行一百餘里，有夷人種田處，窩水草，地名卜隆吉安營。住二日。大風。

二十八日，晴。平明起，過卜隆吉河，向西北行，入一平川，四望空曠，並無水草，惟黑石磷磷。沿途多死馬骸骨。北有遠山，白日極冷。約行百餘里，不得水，止路傍少憩，一宿。

二十九日，晴。早起，向北行。約五十餘里，始盡平川，有小澗凍冰處安營。鑿冰煮水，以飲人馬。

二月初一日，晴。早起，向西北行。一路沙磧高低，絕無水草。約行七十餘里，至小溝凍冰處安營。鑿冰得水飲馬。

初二日，晴。早起，向北行。一路岡源高下，並無水草，亦無凍冰，人馬不得飲食。約行五十里，至晚於沙灘上空宿。

初三日，晴。早起，向北行，入山峽中，山粗惡，中道有小冰窟，不能周給。通行百五十里，有冰池及泉孔處，地名斡魯海牙安營。

初四日，晴。早起，向西行，四望空闊。約有五十餘里，有泉水一處，地名可敦卜剌安營。

初五日，晴。平明起，向北行，山道崎嶇，絕無水草。約行一百餘里，至晚於山谷間安歇。

初六日，晴。早起，向北行，過一平川，渡一大溪，名畏兀兒河。溪南有古寺名阿里忽思脫，因有夷人種田，好水草係哈密大烟墩處。約行七十餘里，安營。住一日。

初八日，晴。早起，向西行，過一平川。約行一百三十里，方有水草，安營。哈密遣人來接。

初九日，晴。明起，向西北行，皆平川，約行九十里至哈密城東南果園邊。安營。住五日。

十五日，晴。明起，由哈密城東門外渡溪水，向西行，皆平川。約行七十餘里，有人烟好水草處安營。

十六日，晴。明起，向西行，有古城名臘竺，多人烟樹木敗寺頽垣，此處氣候與中原相似。過城通行九十餘里，好水草安營。

十七日，晴。早起，向西北行。高低沙磧，絕無人烟，路逕粗惡。約行九十餘里，畧有水草處安營。

十八日，晴。早起，向西北行，上坡下坡盡皆黑石。約五十餘里，地名探里，有少水草處安營。

十九日，晴。早起，向西北行，入大川，絕無水草。午後至一沙灘上，有梧桐樹數株，云是一站，亦無水草。行至中宵，又到一處，有土屋數間，小水窟三二處，苦水一池；云是一站，人馬難住，仍行。至

二十日巳時分，又至一所，有土房一二處，小水窟二處。畧飲人馬復行。至一沙灘，有小泉孔三四處，少供人飲，於此少息。中夜復行，至

二十一日巳時分，至一大草灘，傍有小山，山下有大泉，山上有土屋一所，地名赤亭。自十九日起入川，行經二晝夜，約有五百里方出此川，於此安營。住一日。

二十三日，晴。早起；向西行，中途有古城一處。約行九十里，有夷人帳房處，地名必殘安營。住一日。

二十五日，晴。早起，向西北行。道北山靑紅如火焰，名火焰山。道南有沙岡，云皆風捲浮沙積起。中有溪河一派，名流沙河。約有九十里，至魯陳城，於城西安營。住四日。

三月初一日，晴。明起，向西行。中道有小城，人烟甚富，好田園。約行五十餘里，至火州城，於城東南安營。住三日。

初五日，晴。明起，向西北行平川地。約有七十里，至土爾番城，於城東南安營。住一日。

初七日，晴。移營於城西三十里崖兒城邊水草便處，安營。住十七日。

二十四日，晴。明起，由崖兒城南順水出山峽，向西南行。以馬哈木王見居山南，遂分南北兩路行。約有五十里，於有草處安營。

二十五日，晴。明起，向西行平川地。約行五十餘里，有小城，地名托遜，於城東南水草便處安營。

二十六日，晴。明起，向西行。約行五十餘里，於人家近處安營。

二十七日，晴。明起，向西行。約有三十餘里，有水草處地名奚者兒卜剌安營。

二十八日，晴。中宵起，向西行，經一平川。約行一百五十餘里，有一大烟墩，地名阿魯卜古迹里。過此入山峽中，沿石澗西行。至晚，於澗邊路傍安歇，馬食枯葉而已。

二十九日，晴。明起，沿澗水向西行。四面皆石山，路逕崎嶇，約行六十餘里，於石灘上安歇。

三十日，晴。明起，沿澗水向西行。約有五十餘里，一草灘上安歇。

四月初一日，晴。五更沿澗水西行，過石崖四五處，路稍寬。約行一百餘里，於草灘上安營。

初二日，晴。微明起，向西北行，過高山二處。第二山上有水一泓，地名窟丹納兀兒。下山度一平川，約有九十餘里，於南邊山傍地名哈剌卜剌安營。是夜大雪。住三日。

初六日，晴。明起，向西北行。過高山三處，路逕崎嶇。約行九十里，一高山悖脫禿，於下山峽中安歇。

初七日，晴。明起，向西南行，順山峽而出，復西北行，盡平川地。約行七十里，地名點司禿營。夜大雪。

初八日，雪，晴。早起，向西北行，路上雪深數尺。午至一石崖下，名塔把兒達剌，復大雪。約行九十餘

里，於原上雪中安營。

初九日，雪晴。明起，向西行，平坦路多澗水。約行七十餘里，地名尹禿司安營。

初十日，晴。早起，向西南行，度平川，多澗水。約行百餘里，近川口北山下安營，地名斡鹿海牙。

十一日，晴。早起，向西南出峽口，山根亂泉湧出，地多陷。出峽復向北行，又一大川。約行百里，於山坡安營。夜大雪。

十二日，雪。明起，順行向西北行，約有七十餘里，於山坡雪中安營。

十三日，晴。明起。向北過阿達打班，山高雪深，人馬迷途。先令人踏雪尋路，至暮方得下山。約有五十餘里，亂歇沙灘上。

十四日，晴。明起，向北行，皆平地。約行五十餘里，有青草處地名納剌禿安營。

十五日，大雪，午後晴。起北行，過一山。約行五十餘里，下山，東西一大川，有河水西流，地名孔葛思安營。住一日。

十七日，晴。明起，向西行。約有五十餘里，地名忒勒哈剌近夷人帳房處安營。馬哈木王遣人來接。住一日。

十九日，晴。明起，順河西下。行五十里，近馬哈木帳房五七里設站舍處安營。住十三日。

五月初三日，晴。起營順川向西。行三十餘里，安營，住一日。

初五日，晴。明起，向西行，順平川。約有五十餘里，地名迭力哈剌安營。

初六日，晴。明起，向西行，度一大溪水，沿途有種小麥地。約行五十里，於溪邊安營。

初七日，晴。明起，向西，順川。約行五十里，於沙灘上安營。

初八日，晴。明起，向西南，過長山。約行七十里，地名阿剌石河邊人烟處安營。夜雨。住二日。

十一日，陰晴。起向西行，渡山（按山疑小訛）河二處，水勢衝急，俱於岸窄處石崖上架木爲橋。約行七十里，地名忒哥橋安營。

十二日，晴。明起，向西北行，度長板（按板疑坂訛），下平川。約有九十里，近衣烈河邊有人烟處安營。

十三日，晴。明起，向西行。約有七十里，近河邊安營。

十四日，晴。明起，向西行，過矮山三四重。約行九十里，近過渡處安營。

十五日，晴。明起，向向西行，順河而下。約行九十里，於河邊安營。住一日。南北路皆至此河兩岸安營，差百戶哈三進馬同京。

十七日，晴。明起，順河西下。約行五十里，於河岸安營。

十八日，陰雨。早起，順河岸向西行。約行九十里，近水邊安營。

十九日，晴。明起，順河西下。約行五十里，於阿力馬力口子出至河邊渡頭安營。住一日。

二十一日，晴。早起，向南山下行。約一百三十里，至山近有人烟種田處安營。

二十二日，晴。早起，向西南入山峽中，過巷里打班，山巡崎嶇，雪深數尺。約行九十餘里，下山，有青草處安營。

二十三日，陰。明起，順山澗水向西行。約有五十餘里，有夷人帳房處安營。

二十四日，大雪。早起，行約有五十里，於松山下安營。

二十五日，晴。明起，向西行，順流水平川。約有九十里，安營。住一日。

二十七日，晴。明起，向西行平川地，水東流。約行七十里，安營。

二十八日，晴。明起，向西行，度平川，轉西北行。約有八十里，地名闊脫禿，人烟多處安營。

二十九日，晴。明起，向西行，入山坡中。有水一大池，路北邊有石一大堆，若矮山，地名爽塔石。過此行通行一百餘里，於山（按山疑小或平字之訛）川中安營。

六月初一日，陰，大風，微雨。明起，向西行平川道，北山甚高。約行七十里，於草灘上安營。住一日。

初三日，陰，雨，午後止。起向西行，約有四十里安營。

初四日，明起，向西行平川地。有一海子，南北約百里，東西一望不盡，名亦息渴兒。約行九十里，於海邊安營。

初五日，晴。明起，向西行，沿海岸。約行五十里，於岡山安營。

初六日，晴。明起，向西行，沿海岸。約行七十里，於有草處安營。

初七日，晴。明起，向西南入山峽中。約行九十里，於

山坡上安營。

初八日，晴。明起，向西行，過長山。約一百二十里，下山，於草灘上安營。

初九日，晴。明起，向西南行平川地。約九十里，於山下安營。

初十日，晴。早起，西南行，上高山名塔兒塔石打斑。石逕崎嶇，高百丈，雪深數尺。約行七十里，過山，於草處安營。

十一日，晴。明起，順川水向南行。約五十里，近夷人帳房地名哈剌烏只山坡上安營。近頭目忽歹達帳。住三日。

十五日，下雪。明起，向北行，過山下平坂，復向西行。約有五十餘里，於草灘上安營。

十六日，晴。明起，順川流西行，度水七八回，水勢衝急。約行九十里，於草灘上安營。

十七日，晴。明起，順山峽向西行，復北向上一高山，路逕嶮峻，人馬不得並行。約五十餘里，下山安營。

十八日，晴。早起，入山峽中，向西北行；過山，下平川。約有百餘里，於川中安營。午，雨雹。

十九日，晴。早起，向西行，順川過水入峽中。約行百餘里，於水邊安營。

二十日，晴。早起，順山峽逆流向西行，過打斑。約行一百五十餘里，於山下安營。

二十一日，晴。早起，向西行平川，路多溪水，上坂下川。通行一百五十餘里，於岡上安營。

二十二日，晴。早起，向西入山，大溪水東流，經平川。通行一百五十里，於山邊安營。

二十三日，晴。早起，向西北上山過坂，下山順川西行。約一百里，安營。

二十四日，晴。早起，向西行，出山口一大平川。約行一百五十里，於川中有古牆垣處安營。

二十五日，晴。早起，順川西行。約有一百五十里，於河邊安營。

二十六日，晴。早起，向西行五十餘里，至養夷城邊息馬。午後，復行。至晚，通行一百五十里，於有草處安營。

二十七日，晴。明起，西行皆平川路。約行一百里，有同同阿兒哥處安營。

二十八日，晴。明起，向西南行。約一百五十里，於原上安營。

二十九日，晴。明起，向西行，一略平坦。約行七十里，地方哈卜速安營。塞藍頭目差人來接。北路亦先至此相會。住一日。

七月初二日，晴。早起，向西行。約五十餘里，過塞藍城，西邊近水處安營。住二日。

初五日，晴。早起，向西行。平坦路。約行一百里，有水草地名月都狐兒巴安營。

初六日，晴。中夜起，向西南行。約有一百五十里，人家近處安營。撒馬兒罕差人來接。

初七日，晴。早起，向西行。約四十里，近達失干城東田中安營。住二日。

初十日，晴。向西南，皆平路。約有一百里，地名渴牙兒安營。

十一日，晴。早起，向西南行，經平川。約行七十里，至一渾河，地名大站。有船五六隻，可渡行李。馬由水中渡，泥陷死者甚多。住一日。

十三日，晴。分人去沙鹿黑業賞賜頭目也的哥兒哈班。午起，向西南行，入一大川，並無水草。約行三百里，至有人家處，地名底咱安營。住一日。

十五日，晴。早起，向西南行，皆平地。約行九十里地名米咱兒安營。住二日。

十八日，晴。中宵起，向西行，經一石峽。約行七十里，地名多礴安營。

十九日，晴。五更起，向西行，皆平地。約行七十里，地名石剌思安營。

二十日，晴。早起，向西行平川地。約行七十里，地名哈喇卜蘭安營。

二十一日，晴。早起，向西行，過大溪水，灘淺而寬。約行四十餘里，至撒馬兒罕城東果園安營。住十日。

（未完）

章實齋方志論文集　預告：

章實齋先生萃一生精力於方志之學，其所修永清縣志和州志與亳州志等尤負盛名。梁任公先生蓋嘗表揚之矣。顧其書流傳甚少，章氏遺書與文史通義著其義例，而亦不甚詳備，學者病焉。頃張傅敏(樹棻)先生彙編章實齋方志論文集，以所修志書與章氏遺書，文史通義外篇，文史通義補篇，實齋文鈔，實齋信摭，乙卯劄記，丙辰劄記等書爲依據，搜羅至爲詳悉。倘亦研究史地與夫修志者所急宜參考乎？其書已由敝局排印，不久即可出版。

溫處仿古印書局啓。